甘泉礼赞

俞天白

世人爱泉,古往今来,从不同角度赞赏她的诗文不知凡几。随手拈来,就有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以赞其品格的高洁;有李白的“碧竹分青霭,飞泉挂碧峰”,请峰峦映衬其壮美;白居易则喜爱她的淡定悠闲,“天平山上白云泉,云自无心水自闲。何必奔冲山下去,更添波浪向人间”,担心她被浊世玷污……多了,且不说汉代才子杨雄,如何借她描摹如仙境一般宫殿奇观,仅仅唐代,就没有逃过这些大诗人的法眼。

市井民间、田野村夫,却是另一种表述。就说趵突泉,潇洒似江南的济南人,居然拉住皇帝做宣传员,“趵突泉”三字,就是大清乾隆皇帝的御笔,使她摘得“天下第一泉”的桂冠,压倒了大明湖,称此城为泉城。偏远地区同样如此,只是赞赏的手段更显流俗罢了。最典型的是“风光甲天下”的大理,一眼泉水算不了什么,却在傍泉贴水生长的那棵合欢树上大做文章,吹得神乎其神,说,每当春风吹绽合欢花,成千上万彩蝶,来到这儿,漫天飞舞,都想借合欢花打扮自己,从枝头倒挂而下,连须钩足,结成长串,去亲近泉水,其壮观奇丽,举世无双,为此,被世人称为蝴蝶泉。

如此这般,为了一个美称,就搜尽了世人的枯肠,有人称“清泉”,作为纯洁与自然的象征;有人比作“琼浆”,以显示品质的高贵;诗圣杜甫干脆以“甘露”名之……

不过,这些审美取向,都重在物理性的表层,以致等同于一般液体,随物赋形的优点也被诟为奴颜婢膝,下贱到与“杨花”同流。只有见识了月牙泉,才发现她的本真之美。

那是上世纪末,我从敦煌一到鸣沙山,就被这“沙漠奇观”震撼了!沙泉共处到这种地步,教我怀疑自然法则,竟可以如此戏弄!原名“神沙山”的这片荒漠,是流沙堆积而成的,沙丘之峰、脊均如刀削,倘驼队或游人沿刀脊以上而乱其形,次日必恢复原态。晴朗之日,人体向下滑行,轰鸣作响,轻如丝竹,重若雷鸣,被世人称为“沙岭晴鸣”。然而,一触及泉水,这股魔力便都换了模样,从古至今,沙不进泉,水不浊不涸,澄清如镜,静能印月,所以又称“月泉晓澈”。水中鱼虾相戏,沿岸芦苇丛生,树木不多,一棵胡杨却已达百年。我特地登上沙山,遥看周边,并无绿洲,只有茫茫如浪的沙梁,却发现,这里的沙粒,与众不同,竟有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五色!

就是这一发现,使这泫月牙形水潭,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:不到河西走廊,不知中国的“多元”,这在敦煌已获得印证。五色沙粒,是否“多元”的一种证迹?月牙泉,是否观察另一种“多元”的一只“眼”?

经考察,答案令人兴奋:河西走廊的“多元”,除了人类文化与文明,还有自然地貌!蒙古高原、南部青藏高原、西部西域、东部中原四个方面的河谷、湿地、绿洲、沙漠、戈壁、丹崖(彩色丹崖)、冰川……都在此汇聚。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、透明梦珂冰川等融水和大气降水汇成河流,这些冲积扇形态的水系,扎入沙漠戈壁和地面,形成了隐秘的地下水脉,然后以沙漠泉水形式,从地表孔洞中涌出,冲出之沙堆垒于周边,而有了“沙泉共处”的“神沙山”和“水不浊不涸”的月牙泉!

相当雄辩。虽然尚需论证,我对泉水,却从赞美一跃而至敬畏!杨万里的《小池》随之在我耳畔回荡:“泉眼无声惜细流,树阴照水爱晴柔。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出自“泉眼”汇成“小池”的一股股“细流”,一定和月牙泉水有同样的经历,只是规模不同。小池大潭,一在青山绿水间,一在荒凉的大漠中,却殊途同归:一点一滴,不管什么原因落到地层深处,都不甘沉沦,向阳之心始终不渝,百折不挠地汇聚,千方百计地寻找重回阳光底下的那只“眼”,同样潇洒,同样从容、自信、谦让、包容,默默地培育、滋润力能所及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,而且,往往以绝处逢生得令人惊喜的意外,展示这个作为生命体的地球的厚度、深度以及无限的活力和潜力。其坚定、执着、绝不缺位的使命感,神圣得教如此野蛮的荒漠沙丘,也敬畏如神,退避三舍。如此品格,如此精神,不就是泉水的本性吗?“上善若水,水利万物而不争。”感天动地的本真之美,原来都集中在泉水身上。这样的液体,非“甘露”不能状其高洁与珍贵,在此,我随诗圣尊她为甘泉!

致敬,以王者风范展现于大自然的甘泉精神!

致敬,天下所有拥有甘泉精神的人!

烧一只怀旧的菜

孔明珠

今天烧了一只上海人怀旧的菜:萝卜丝烧带鱼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上海人在菜场里最容易买到的海鲜可以说是带鱼吧。带鱼是海鱼,当时大海里野生的带鱼银光闪闪,渔民们一网一网打上岸,运输到上海菜市场卖。我们袋里有钱买四指宽的大带鱼,差钱就选两指宽的“猫鱼”。开渔季能买到热气带鱼,“猫鱼”再小味道也是鲜的;而冬天就只有冷库中拉来一板板冻成冰坨子的冷气带鱼,融化后的冰带鱼再大口感也是木乎乎的。城里人有什么办法,大带鱼过年还得凭鱼票供应,平时想吃带鱼得天不亮就起床,能排一歇队买到也不错了。

带鱼买回家,暴腌干煎最好吃。宁波人用咸菜烧黄鱼,有时候也烧带鱼,“腌”笃鲜鱼肉会更鲜。本地人用萝卜丝红烧带鱼,两条带鱼可以烧成扑扑满一大碗。肉头厚的大带鱼不能委屈它,派头大点纯红烧,老抽生抽混合,黄酒白糖放足。姆妈厨房间里烧好浓油赤酱一碗红烧带鱼,端进房间放在饭桌上,放学回家饿瘪肚皮的男小人,走过路过偷一块先吃起来,哇这味道!

我小时候家里过惯了紧日子,倒是很喜欢吃萝卜丝烧带鱼,说是红烧,颜色不太红,就是现在被称为“家烧”鱼,汤水略多烧得入味的那种。很多同时代上海人回忆到冬天,晚饭隔夜那碗萝卜丝烧带鱼吃剩的鱼汤,第二天会结冻,早饭盛一碗热泡饭,用萝卜丝带鱼冻过,好吃得不得了。真是这样啊,如果鱼冻里吃到一粒塌塌酥的大蒜头,也不管嘴巴里残留的大蒜味道,嘴巴一揩,开开心心去学校。

怀旧体现在吃穿用上,是一种不由自主地由眼前及岁月的念想。我日常喜欢烧家常菜,像萝卜丝烧带鱼,大蒜头烧黄鱼,咸菜冬笋炒肉丝,三鲜砂锅等老式上海菜时不时烧来吃,怀怀旧。与家人一起用餐时,由菜及人及事,会聊起童年时光,父母在的时候,兄弟姐妹满堂,家里连凳子都不够用。回过神来环顾四周,那些过年过节的热闹景象,竟已离去那么久远,再不能追回。

萝卜丝烧带鱼,要用油将带鱼双面煎一下,洋葱丝、萝卜丝依次煸软,带鱼铺在上面,下料酒、生抽、白糖、胡椒粉,加点水盖锅盖煮5到10分钟,让鱼味渗透入萝卜丝中。这碗菜烧得淡一点,可以空口吃,也可下饭。过去宁波阿娘一直关照说“咸鱼淡肉”,意思是肉要烧得淡一点,鱼要烧得咸一点,桌上的小菜别名叫“下饭”,目的性摆在那里。如今我们为了身体健康都恐油恐盐,吃的米饭也减量了不少,桌上的菜不是用来下饭的,而米饭应该给它起个别名为“配菜”。

有一次我们组团去内蒙古旅游,在当地饭店里吃桌餐,上来的菜每只都寡淡,我奇了怪了,便问服务员,你们做菜是不是不放盐啊,服务员说是的。为啥啊?因为你们是上海人啊。我们厨师一直被你们投诉菜太咸,他一听说上海人来,索性就不放盐了,前面的客人吃咸的,炒菜锅里总还留着点盐味的。全体上海人惊呆三秒钟。后来我们再去吃,落座后,团友忙不迭关照服务员,小菜烧咸点!

有空烧一只怀旧菜,萝卜丝洋葱烧带鱼。

万事顺

(篆刻)陆 康

读书不多的大妹

戴荣里

大妹是最让我挂牵的,也是兄妹四人中命运多舛的。

小时,手被暖瓶里的水烫了,那时娘把她的手缠起来,没想到,妹妹的几个手指头长在了一起,造成左手一直残疾。妹妹的右手是好的,挑水种地,一点也不含糊。

上下学时,妹妹知道打来井水,倒入糖精,夏天,在中学门口卖“汽水”。那时,我是羞涩的,为这么小的妹妹,竟然想起来卖汽水,感觉到丢人。初中毕业后,妹妹选择了卖书,在乡村集市上卖书,这一次,看着她快乐地在收摊后数钱,我也感觉到快乐。

家里终究需要人干活。那一年我在工程队,二弟和小妹还小,家里的重担就有一部分压在大妹身上。有一年,妹妹去东北烧砖,我在工地上哭了一夜。那时没有手机,没法联系在砖厂劳动的妹妹。只能在心里祝愿妹妹一切好好的。

那一年冬天,大妹从砖窑厂回来。东乡一个烧窑的小伙子,追求妹妹,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,妹妹却执意要嫁。我不知道是该支持,还是反对。

妹妹在东乡很能干。没几年,外甥、外甥女出生,妹妹和妹夫,追随村里做注塑生意的,办起了注塑厂。生产的产品,有模有样,有一年疫情,妹妹厂里生产的塑料瓶供给消毒厂,赚了一点钱。夫妇二人商量着承包乡村小学的工程,我在铁路工程队工作,阻挠不懂力学的他们干建筑。没承想,几个月后,像模像样的小学建立起来了,我暗暗佩服这个善于实干的妹妹。

二弟和小妹在外面工作,父亲走得早,远在故乡的母亲,最近的亲人就是大妹了。大妹像没出嫁的女儿一样,经常去探望母亲,回想起来,母亲的晚年,得到大女儿的照顾是最多的。外甥和外甥女,也给母亲带去隔辈亲的快乐。每次回家,母亲总会滔滔不绝地说大女儿的好。讲起妹妹小时候的故事,就说大妹“从小就是精猴子”,又像哲学家一样评判妹妹说“三岁看老”。小时候的促狭,也成了妹妹的优点。

左手残疾的大妹,有一年翻地瓜秧,遇到了一条游蛇,那游蛇虽然跑了,但把大妹吓出了一个打嗝的习惯,好几年才治好。妹妹的注塑厂,一点点地壮大起来,有一年我到妹妹家里去,看着妹妹风风火火的样子,心里实在高兴。某一年冬天,勤劳的公公突然查出来绝症,一家人十分担忧,去了几家大医院也没有治好。辗转治病,厂子疏于管理,妹妹家的经营状况一度惨淡下来。妹妹的左眼,也因为患上了青光眼,几近失明的状态。

那一年我在边疆工作,大妹的公公去北京看病,经医生诊疗出不好的结果后,一家人十分绝望。妹夫看着凋敝的家庭,伤心不已,寻了短见。一个月走了两口人,想想妹妹当时的心情该是怎样的难过啊?看着年幼的女儿和儿子,大妹暗暗较劲:千万不能倒下!

顽强的妹妹,又一次站了起来。她的注塑厂越办越好。又是几年过去了,妹妹竟然承包起一个面粉厂。我有一次回到故乡,看到大妹给梨树追肥,很为妹妹乐观的生活态度而叫好。后来,外甥和外甥女成了家,大妹从临沂给兄妹俩买了房子和车。夏天,大妹冒着酷热在庄稼地里拔草,给我发过来满头大汗的视频,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!

去年,我退休了,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。家中的老宅子已破败不堪。大妹费心费力,在原址上盖起了一栋房子,看着整洁一新的房舍,作为长子,我真有些羞愧。

长期的操劳,妹妹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大大的脂肪瘤,乡人说是“富贵包”,实际给妹妹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。暮秋,妹妹去做了手术,术后第二天,她就去现场劳作了。我劝她千万注意身体,大妹连连说:没事、没事。

新家里栽上了桂花树,也栽上了菏泽牡丹。唯有保留的,就是那棵灶台旁的大榆树。那是我小时移栽的一棵榆树,目前都长成半搂粗的大树了。爹娘离开了这个世界,大妹继承了父母时刻想着别人的习惯。她经常夸赞乡邻,而在我的心里,妹妹的要强和乐观,却像一面镜子。

读书不多的大妹,却有着最会谋生的智慧和最朴素的人性。

每次与大妹视频,我都会思忖良久。作为哥哥,我欠缺太多了……

大妹有一片竹园,我计划改栽上能长出很多竹笋的竹子,现在的竹园,竹笋很少。要培养北方人吃竹笋的习惯。一想到妹妹的竹园,我就有很多想法。作为哥哥,也许这是我目前唯一能为妹妹做的。

十二月花语

徐子芳

渡江云·长寿花

天高云气淡,翠禽戏水,日暖万人家。素弦惊别响,一品堂前,烛影泛朝霞。欢情乐绪,福临门、长者如花。陶然日、西园畅饮,彻夜伴琵琶。

清嘉,桑榆有意,击鼓轻舟,但飞流直下。九万里、银帆碧水,秋雁平沙。难忘梦里春江月,放啸处、诗酒年华。何止米,相期以寿于荼①。

【注】①米:米寿,88岁;荼:荼寿,108岁。冯友兰先生寿联句:何止于米,相期以茶。

风入松·山茶花

雍容华贵动霜天,浓艳醉人眠。满树锦簇疑姝丽,碧云飞、正送霞烟。俊赏娇春颜色,方知此花声先。

夜寒江南梦中仙,风韵记华年。歌吹香绪园林处,赋长亭、牵手尘缘。几度莺啼语,明朝重对花前。

幸福咖啡

南 妮

初秋的时候,经常去打印东西的小店,拦出了一半面积的一长条,在做装修。原来放电脑的地方,现在腾空了。小半个工地的样子。残墙,尘土,废物,电线……顶到天花板的木头隔断已经竖起。另一半的空间照常营业。电脑放在一个逼仄的位置,但不影响工作。

老板说新装修的那一半卖咖啡。“卖咖啡?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地方?”心里嘀咕着。

老板长得有点像喜剧演员黄渤,年纪也仿如黄渤。干活麻利,费用公道,说话不多,但说一句是一句。等着打印文件或者照片的时候,环视店堂:码着的东西不甚整齐,各类业务铭牌随意堆叠,大概只有老板自己能够准确取出。地上时有废纸,一只瘦瘦的白色小猫在里面溜达。楼梯角落处,放置着写字桌椅。桌子上是一些儿童玩具。“儿童角”的墙壁上,贴着一张硕大的世界地图。

老板不在店里的时候,抱着儿子的老板娘招呼生意。她看上去老实本分的样子,没有多余的话,也没有多余的微笑。要帮忙照顾店,又要带一个幼小的孩子,那可真够累的。没有伙伴的学龄前小男孩,看上去有点孤独,有点黏人。已经会走路了,却总让妈妈抱。“妈妈抱!妈妈抱!”有一次,看到她在铁锅前炒菜,孩子嚷抱。她就一手抱孩子,一手炒菜。

朋友的女儿创业要开一家咖啡馆,她爸爸也没说不同意,从银行取了钱,把20万元的人民币一堆堆地,放在了女儿面前。问她:“赚回这些钱,你要卖多少杯咖啡?”家里人都说,打印店的老板一定是精打细算,将店的一半租给别人了。

寒风乍起的时候,打印店的小工地,赫然变成了一个小小咖啡馆,“幸福咖啡”已经开张营业了。柜台上玻璃瓶里有各式的咖啡豆子,价目表正好撑满了墙壁。临街的一端,放着两张高高的吧凳,桌子上有干花点缀。狭小店堂的另一头嵌进一张宽大的木头座椅。而拿来做隔断的,竟然是一墙的书。老板娘熟练地做着我点的“澳白”。她像换了一个人,温婉而热情,微笑的时候,漂亮得有些像演员朱媛媛。“下次,你可以试试黄油拿铁!可好喝了!”她说。

去点黄油拿铁的早上,她不在。“幼儿园马上回来的!”打印店老板说。是了,男孩子可以上小班了。在朝着窗口的吧凳上坐着,看到封面微翘的《人间烟火》,梁晓声的中篇小说集,是前一个客人留下而未归回书橱的吧。

蓝底金字的“幸福咖啡”闪着簇新的光。名字起得真好,这个名字是谁起的?

从来没有看到过打印店这两口子的交集。五年来,无数次去过店里,从没有看到打印店“黄渤”跟他老婆说过话。他的雀巢瓶子用来喝茶,他太太喜欢咖啡。开一家咖啡馆又是谁的主意呢?投入成本与营业收入计算好了吗?卖咖啡竟然可以使一个女人犹如鲜花绽放。

我高高兴兴地在“幸福咖啡”充了200元钱。进入该店群聊时,已经是第116个人。只这么几天的时间。“他们都很捧场。”打印店老板娘开心地说。

没有比一起创业打拼、吃苦耐劳的夫妻更值得捧场的。——群里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吧。

晚上,近8点的时候,手机上跳出:“能送一杯黄油拿铁吗?11号。”幸福咖啡群里有人在撒娇。“马上!”老板娘回。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。在隆冬之际,喝上一杯距离最近的黄油热拿铁,这是我们小区咖啡客的最新幸福。

十日谈

暖冬之光

责编:殷健灵

有童心就不会老,明起刊登一组《玩具总动员》,责编郭影。